

《好东西》不再是神话

□ 撰稿 | 牧 群

作为邵艺辉第二部导演作品，《好东西》以《爱情神话》平行篇之名奔走多年。说“平行篇”问题不大，尤其是编剧逻辑，不妨可视为《爱情神话》性别组合的镜像版——原先两男三女，现在两女三男；上次从男性视角触摸，这次换作女性视野切入；不仅单亲娃对孤男寡女的撬动力依旧，连前任搅局以及餐桌上的戏剧性都是一个模子雕刻。

非户籍演员的组合，注定这个外来人口故事与《爱情神话》的上海“本土化”不同，从上海“小男人”视角换作外来“大女人”，注定是两个各有所表的故事。

上一部徐峥饰演的白老师，守着出租老宅，日常烧菜、教画、打鼓、写诗，自嘲“杂家”，纵然年轻时的艺术梦如石沉湖底，却不乏知天命后的悠然与自在。这样的上海珍品“小男人”，不仅是都市二婚女人的梦，恐怕也是包括导演在内的90后女生对中年大叔的理想化。

而这部电影里宋佳化身的王铁梅，从名字就沁透着金属质感与寒光。这种职场“铁娘子”表面上是职场灯塔，实为职场女魔头；往往把工作节奏带入生活，并给家庭生活女王式的压迫，男人面对其没有呼吸空间的快节奏，唯服从一条出路，简直是传统男性的噩梦。

邵艺辉上一部借“神话”之名，给中年男人的爱情画了个饼，这次却尝试给中年铁娘子的奋斗人生贴上“东西”的标签。片末两个女人在天台上的对话非常“贝克德尔”，也可见导演借爱情元素，在探讨关于男人之外的其他。尤其是关于“为什么不能搞砸”的反思，让这个故事的议论性远大于叙事性。

我们把《好东西》的“好”字拆开，可



见“女子”二字，重新组合，便可得“女子这东西”之意。直取《女子这东西》显然过于冒犯，也容易在洪水猛兽般的舆论场置自身于死地，抽离出“好东西”三字则不。一如片中乐队取名“无条件投降”，真的是“投降”？非也，它只是对当下语境的某种逆向表达或态度。

《好东西》对“好东西”持的是质疑和反思的态度。所谓“好东西”，都有其现行标准，比如一个女子该如何如何，才是一个好女子，才是一个好主编，才是一个好妈妈，才是一个好爱人。王铁梅是标准人生轨迹上成长为“铁娘子”的，然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的困局。标准本身就是不确定的东西，王铁梅只是押错了宝。面对命运这个不可琢磨的庄家，谁又确保能稳赢？无法给自己答案的王铁梅，只能以“我为什么不能搞砸”自慰。

有人说邵艺辉电影里的男性不再爹味，走出了男权社会的囹圄，我看未必尽然。《爱情神话》的白老师，满足的是当下女性对大叔的幻想，而王铁梅在片中对两个男人的态度，某种程度上也在满足部分女性对男性“工具化”的幻想，王铁梅对邻居小叶以及“课间男”（章宇饰）的种种，满足的则是部分人对缺失的母爱的幻想。把王铁梅塑造造成“铁娘子”的，正是男权社会的范式。有时候越强化女权，本身就是对男权的觊觎，而觊觎的前提，便是以男权为镜像。

简言之，《爱情神话》是记叙文，《好东西》是议论文，《爱情神话》是温暖人心的句号，《好东西》是叩问焦虑的问号，虽然没有了“神话”，也没有答案，好在有女人说“不”，并开始思考。■

